

悠悠汉水 汨汨清流

——陕西安康在青山绿水间绘就安居乐业新图景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起点丹江口水库，犹如一口巨大的水瓮，承载着汉江与丹江的融汇。

在汉江上游的陕西安康市，“中央水塔”秦岭的南麓与巴山北麓不断向夹在中间的峡谷盆地输水。涓涓流淌的溪流，最终汇聚成气势磅礴的汉江，其常年流量达262亿立方米，占丹江口水库入库水量的63%，成为“南水”供应的主力。

人因水而聚，城因水而兴，安康丰沛的水资源，密布的河网哺育了这里的人们。然而在历史上，这座城市也曾饱受洪涝灾害之苦，“汉水暴溢”等记载不绝于史籍。

“有记录的冲进城中的大洪水就有30多次。一次次被淹没毁环，一次次推倒重来，人们该如何生活，这座城市该怎么发展？”安康市减灾工作办公室主任曹文平感慨道。

近几十年来，安康的发展建设也曾走过弯路。经营过黄姜电素产业，污染了土壤水质；搞过砍伐林木为主的“木头经济”，破坏了水土环境；鼓励过开山采石，挖有色金属矿产的“石头经济”，留下了一批污染尾矿。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汉水东逝，时光流转，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努力找寻与青山、绿水的相处之道，探索合适的发展之路。

向山索取 求而不得

靠水吃水，靠山吃山。20世纪50年代末至2000年以前，出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的需求，安康市白河县曾在山体上大量开采硫铁矿。

“20世纪80年代，我在乡办硫铁矿石生产企业当销售负责人，当时矿石主要用于提硫酸做磷肥。客观来讲，那时人们保护环境的观念不强，开矿也支撑了地方经济发展，让山上做到财政自给自足，村民靠挖洞采矿获得了一份苦力钱。”白河县卡子镇凤凰村党支部书记刘尊荣说。

粗放式挖掘带来了收入，但未能维持太长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开矿导致的“磺水”污染使村民愈发难以忍受。“山泉流泪，鸭躲鱼绝。”刘尊荣说，由于无法继续种植水稻等作物，吃水也成问题，许多人只能外出务工，或者上山开地、挑水，以勉强度日。

2000年，白河县关闭所有的硫铁矿点，开始了长达20多年曲折的治污历程。由于硫铁矿治理难度大，地形和地质条件严重制约矿渣的转运处理，加之技术手段不足，白河县先前对涉及9个村14处矿点开展的4次较大规模的治污行动，均未取得理想效果。

矿洞、矿渣在雨水和地下水的冲刷后，长期渗出“磺水”，并通过各条小溪、支流汇入汉江。一些污染河流水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远超国家规定的每立方米采矿水铁离子3毫克以下、锰离子5毫克以下的排放标准。

2020年以来，白河县在各级各方大量资金项目、科研力量的支持下，力图对这一污染当地数十载、威胁南水北调水源水质的问题进行根治。

白河县硫铁办副主任王纪国介绍，要将各矿点多达145万立方米的矿渣运输出来，首先要到山上修通近30公里长的施工运输便道，并配套相关基础设施。

“在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的白河县，为了给矿渣贮存场选址，我们和科研人员一起找了40多处地方，列出8个备选方案，最终确定的‘最优解’地点，其上方还有两个大的滑坡隐患点。为加快进度，我们同步推进废石贮存场建设和滑坡隐患点治



理工作，最终使贮存场赶在2022年底前投入使用。”王纪国说。

通过治理技术迭代，以及边总结边治理，白河县硫铁矿治污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县纳入系统治理的12处矿点已完成7处，正在实施治理5处。生态修复完成3.6万平方米，占任务总量的84.5%。在污染主要涉及的汉江支流白石河流域，“磺水”里程已缩短约30公里，监测断面水质持续达标。

治水护水 正本清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水利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安康的水利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防汛抗旱能力大幅度提高。

横跨数十年，7座梯级水电站，在汉江上游干流上相继建成。“梯级开发不但为发展提供了大量清洁能源，也使汉江曾经频发的洪涝灾害得到根本性控制。加之多年来，水旱灾害防御、应急抢险救援体系不断建设完善，安康人民终于摆脱了洪水的肆虐，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安全基础。”曹文平说。

由7座梯级水电站之一的安康水电站筑坝形成的瀛湖，是西北五省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因为水质清澈，瀛湖鲜美的鱼肉曾受到许多外地游客的青睐，这一度导致了瀛湖网箱养鱼的无序扩张。

“高峰时期，偌大的湖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养鱼网箱。在为渔民带来收入的同时，养鱼的饲料、粪便、鱼药也逐渐造成水质富营养化加重等问题。”家住瀛湖边的安康市汉滨区流水镇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方明清回忆道。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全线通水，安康市也成为了这项世纪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成为安康市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这也为当地从根本上保护好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一次正本清源的宝贵机遇。

护水不“护短”。安康市开展山水同治、水岸齐管的系统综合治理，在治污、增绿等方面多点发力，推动汉江生态质量全面提升。

3.1万口瀛湖养鱼网箱全部被拆解，禁养区41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被取缔，202座电站落实生态截流。全面建设完善城镇

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扎实完成820个村的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

如今的瀛湖，湖面纤尘不染，水色湛蓝澄净，犹如镶嵌在汉江上游的一颗瑰丽的明珠。

水岸之上，昔日养鱼捕鱼的渔民，在政府的帮助引导下，发展起了茶果种植业，开起了民宿农家乐，几乎人人吃上了“旅游饭”。

“对我们来说，首先是要保护好瀛湖的水生态环境，只有保护好了才能发展旅游观光业。现在全国很多乡村都在做旅游，竞争十分激烈，瀛湖生态秀美、风光旖旎、没有污染，偌大的湖面和水岸找不到一片垃圾，这就是我们最突出的优势。”安康市汉滨区流水镇党委书记黄婷说。

大水面净了、美了，小流域生态也在向好发展。在安康市石泉县城关镇丝坝坝村草池湾，村民们大面积发展有机稻田，通过采取不施化肥农药、适当“留白”不种粮食等措施，提高泥鳅、黄鳝等的繁殖力，使“落户”于此的朱鹮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

同时，草池湾在保持原有乡村风貌的基础上进行“微改造”，提升旅游服务能力。两年来，村庄变“红火”了，村民收入提高了，却没有影响到朱鹮栖息，“定居”在村里的朱鹮种群数量增至47只。

水利治水，为群众提供了安居的前提；生态护水，为地方创造出绿色发展的空间。治水、护水成为安康市未来长期发展的底座、支柱，而惜水、爱水也日渐成为人们的行动共识、情感共鸣。

只此青绿 安居乐业

“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傍秦岭、靠巴山、依汉水的安康市南北植物荟萃，生物多样性丰富。然而，这里为山水所养育，也为山水所困阻，发展农业缺土地、发展工业缺项目。

为保护汉江水质，安康市多年来还关停铅锌矿、汞锑矿、皂素等“高污染高能耗”企业300余家，淘汰落后产能90余万吨。资源开发和工业生产受限，一度使当地经济发展遭遇阵痛期。

如何将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一直是摆在安康市历任干部面前的一道关键考题。这座城市对于发展路径的艰辛探索，也始终没有停歇过。

紫阳县是安康市西南部的山区县，其

种茶历史悠久，茶叶品质上佳，唐代时紫阳茶“每岁必贡”。进入新世纪，茶叶的生产、经营和市场都在快速发生变化。

逆水行舟，地处全国硒资源富集区核心区的紫阳县“咬定茶叶不放松”，集中精力把富硒茶叶种植提升为全县主导产业来干，“恒”下心来围绕茶叶、茶农、茶山、茶歌布局二三产业项目，同时狠抓茶产业上下游人才培养，为“茶乡”长期发展蓄足势能。

长期在紫阳县职业教育中心担任茶叶专业老师的王琳介绍说，该中心设立的茶叶课程在安康乃至西北地区颇有特色，拥有制茶、评茶、茶艺三大方向，分为面向职校学生和产业人员开设学历班和短期班，共累计培养学员两千余人。

产业链中，紫阳县从“春茶一季”变为“四时有收”，富硒绿茶、红茶、黑茶、白茶、花茶、茶饮料等拓展了产品线。销售端上，线上电商销售与线下观光旅游深度融合，茶园认领、场景式直播等商业模式蓬勃发展，产品与产地实现“互相引流”。

一片小树叶，撑起大产业。如今，紫阳县茶园面积发展到26万亩，富硒茶产业今年截至目前已实现一产产值35.5亿元，较上年增长5.97%，综合产值达70亿元，带动当地12万茶农和从业人员业员增收。

安康市发改委主任王珣说：“从富硒茶，到包装水、预制菜、生态游……安康市各区县的首位产业都是围绕绿色产业来布局的。我们还想了很多办法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努力引进科技含量高的项目，积极承接东部转移而来的劳动密集且资源节约型产业以解决山区搬迁群众就业，在没有污染的环节对更大的产业链进行相关配套等。”

据介绍，安康市经过整合、培育，目前已形成生态旅游、富硒食品、新型材料、毛绒玩具、秦巴医药、现代物流、交通装备、消费电子8条产业链。全市生态友好型产业占GDP比重达85%，绿色工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80%。

今年上半年，安康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非公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7.1%，位居陕西省首位。

“为了保护好绿水青山，安康人民有付出，也有收获。现在看来，把生态环境保护好了，人们才能更长远地发展；而只有人们发展好了，才能从根本上巩固住环境保护的成果。”安康市委书记武文罡说。邵瑞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太湖边生生不息的景象，离不开良好的水生态环境。近日，2023年度浙江省“五水共治”考核结果公布，湖州市获得全省首批“大禹鼎—星金鼎”，至此，湖州市连续十年获得“五水共治”大禹鼎。

全民护水，筑牢全覆盖保护网

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渚山村，水网交织，翠色绵延，车渚港绕村而流。王佳是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一名村级河长。“捞垃圾、闻气味、查污水，从水里到岸上，任何杳杳都不放过。”得益于湖州创新的“智慧巡河”机制，王佳在巡河中发现的问题，都能随时上传到覆盖全市的“河长在线”管理系统，全天候“呵护”河湖。

从一名“河小青”开始，10年时间，王佳参与见证了这条村河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村里有许多粉皮小作坊，河水一天比一天浑浊，最终变成了臭水沟。当地关停粉皮加工小作坊和喷水织机等行业，把发展目光投向杨梅产业。这一举措不仅实现了产业转型，更彻底截断了河道污染源头，让渚山村的河网水质从原来的劣Ⅴ类提升到了Ⅱ类。

湖州还首创“绿水币”奖励机制，走出了一条全民护水的新路径。

德清县洛舍镇是杭嘉湖平原的一个水乡小镇。日前，当地村民胡薇照常在晚饭后来到洛舍漾边散步，发现岸边水草间漂着几个饮料瓶。她拿出手机，进入“浙里办”APP的“乐水护水”平台，拍照、上传，她的护水行为被平台记录并奖励5个“绿水币”。“一定数额的‘绿水币’可在积分商城进行线上和线下兑换相应物品，不止曝光问题，参加巡河任务、评价河湖长工作也能获取‘绿水币’。”胡薇说。

小小“绿水币”带动全民护水，从“乡贤河长”“巾帼河长”等民间河长，到党员护水队、共青团“河小青”，多个治水护水团体筑牢一张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保护网，实现湖州水更清、岸更绿。

跨界协同，共同保护治水成果

星罗棋布的河网，不仅孕育出丰富的环境资源，还形成了跨越县区的生态治理模式。

2018年，湖州市德清县与杭州市余杭区建立跨行政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设立年度补偿资金1500万元，每月对东苕溪奉口、仁和两个取水口进行联合采样，若达到Ⅱ类水质标准及以上，余杭区将按照协议向德清县拨付补偿资金。补偿机制实行以来，德清县每年获得全额补偿资金，并下拨到苕溪沿线的镇、街道，用于对苕溪保护和生态修复。在补偿协议的基础上，两地相关部门又签订了流域共治框架协议，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组织实施联合巡河、联合执法等护水行动。

近年来，德清县先后与毗邻的杭州市临平区、嘉兴市桐乡市以及湖州市内的南浔区、吴兴区、安吉县分别签订了《东苕溪流域水环境补偿机制协议》《环境互保战略合作协议》《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战略合作协议》等多个流域共治框架协议，探索出了流域联保共治新模式。

“治水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包括上下游、左右岸等，因此，要从机制上探索一个流域共享、共有、共治的模式，共同保护治水成果。”德清县美丽专班专职副主任车金根说。

在做好跨界协同治水的同时，加强部门联动也同样重要。在南浔经济开发区，岷塘大运河边有一座守护碧水的“最美小站”——南浔岷塘水上生态联勤警务站，这是浙江省首个由交通、公安、生态环境部门组成的水上生态联勤警务站。

联勤联动解决了过去执法力量薄弱、部门协调难等问题，断面水污染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清晨，警务站民警龙正达早早地带着辅警队员，前往重点河流域开展巡河。自从成为生态警长，他用自己的脚步走遍了辖区的每一条河，还广泛发动南浔经济开发区的志愿者、网格员等群防群治力量，组建“生态义警队”开展水域保护宣传，常态化开展船舶污染排查、非法排污口整治、非法渔业捕捞打击等，建立“共享线索—牵头查处—询问”全过程模式。

让“一汪清水”变“绿色账本”

湖州市仍以实施“水韵湖城”行动为引领，开启流域生态治理新模式，推进生态精准修复，探索系统性、长效性治水新路径，力争到2025年底，除航道外全流域主要水体实现“岸绿、水草绿、水活、鱼虾活，透明度30厘米以上”的“两绿两活一透明”治理总目标。

山环水绕，出门见景，是吴兴区妙西镇的真实写照。吴兴区大力推进妙西港水生生态修复，投入3.5亿元通过新建堰坝、生态护岸、河道疏浚等措施，将妙西港打造成“美丽河湖”。

水生态修复的“深耕细作”，带动了“旅游热”，铺就了“共富路”。近一年，吴兴区妙西镇新注册民宿26家、农家乐9家，吸引300多名“新乡人”扎根落户，掀起了年轻人回村创业创新的热潮，实现了以乡村旅游反哺美丽生态的转变，推动了“美丽河湖”向“幸福河湖”迭代升级。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之一，湖州市还不断丰富“一汪清水”变“绿色账本”，今年以来，相继完成了3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项目。

在安吉县西南的黄浦江源片区，位于黄浦江源石门坑生态清洁小流域河坝区块的漂流项目正全速推进。今年3月，安吉县完成了全国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来自杭州的浙江绿都龙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3328万元获得了在安吉县章村镇石门坑生态清洁小流域河坝区块的生态旅游资源6年经营权。

让百姓从绿水青山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已成为湖州高质量建设幸福河湖的内生动力。根据《湖州市全域建设幸福河湖行动计划（2023—2027年）》，湖州市将推动完成“加快水网建设、强化生态修复、建设乐水三圈、培育涉水产业、创新体制机制”等五大幸福河湖建设任务，打造出全域建设幸福河湖，推动“水美资源”到“水美经济”转化实践的湖州样本。

连续十年获得『五水共治』大禹鼎

湖州全域建设幸福河湖

江西宜丰：矿山绿了 环境美了

晚秋时节，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境内的九岭山依然林野苍劲，翠色如黛，绵延青山与秀美乡村浑然相融，宛如一幅美丽的江南山水画卷。

宜丰县坐落于九岭山腹地，山上丰富的锂云母资源让其成为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热土，但也给当地带来不少“烦恼”。曾经的粗放开采使山体千疮百孔，逶迤山脉留下一道道“伤疤”。近年来，宜丰县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统筹政府、企业、专业机构等多种力量，全力推动绿色矿山创建。目前5座在产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创建标准，2座在建矿山也实现边开采生产、边创建保护。

“过去，道路上尘土飞扬，家里一天到晚都不敢开窗，晴天出门要戴口罩。现在空气清新，看不到蒙蒙尘土了。”家住九岭山脚下

的宜丰县花桥乡白市村村民毛远南说。

问题在山下，根子在山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九岭山核心区先后开发了10多座矿山，开采设施落后，粗放管理不仅使山体得不到及时的生态修复，还破坏了生态环境，支撑农民致富的“钱袋子”逐渐沦为影响生态治理质量的“破摊子”。

从2022年开始，宜丰县打响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攻坚战，聘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院等专业机构担任“矿山管家”，细化绿色矿山创建100项标准，制定绿化养护、扬尘防控、水系巡查、在线监测等10多项专案，抽调林业、应急、水利等相关部门专业人员组建工作专班，“一矿一策”推进矿山治理、植被恢复、水土保持等绿色矿山创建行动。为落实绿色矿山创建各方责任，宜丰县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群众主力，建

立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累计投入资金1.9亿元；建成专门指挥调度平台，构建自然资源、环保、村党组织等多方力量联动的执法监管体系，定期开展线上线下联合巡查，推动创建工作做深做实。

“开展绿色矿山创建以来，我们通过喷坡复绿、播撒草籽、栽种树木、铺设草皮等方式，累计修复矿区面积3万余平方米。”宜丰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彭霄说，按照“采矿不见矿”的要求，7家在产在建矿山做到了应复尽复，修复治理率达到100%。

绿色矿山创建的严苛标准，也倒逼矿区企业主动求变，寻求常态化长效化的创建方法路径。宜春时代新能源矿业公司率先开展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打造无人挖掘、管廊运输、即时修复的生产和治理体系，基本实现矿山开采保护现代化，把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降到最低。“我身后这条管道长度有9.8公里，一头连接山上的采矿区，一头连接山下的选矿区，全程密闭运输，让之前的道路拥堵、车辆遗撒、扬尘治理等问题不再出现。”企业负责人刘申志说，此举不仅破解了生态保护难题，也为企业每年节约成本超过2000万元。

矿山绿了，生态好了，矿区乡村百姓生产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以前一些村民因为生态环境不好，不愿在家门口打工，现在回来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花桥乡仁义村党支部书记周茂林说，附近的矿区企业春友锂业把绿山矿山创建延伸到村里，推进河岸治理、水系保护等工作，村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

“创造矿山绿色环保的未来，才能确保生态保护优先，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宜丰县委书记康健说，近年来，宜丰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江西省“两山”转化创新实践基地，锂电新能源产业一跃成为全县的首位产业，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了全县规上工业企业的70%。刘兴